

一劍光寒十四街

諸葛子雲題

上册

出版社

諸葛亮

一
劍光寒十四年

上
册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一剑光寒十四州》

内 容 简 介

陇西大侠吕怀民，一身正气，行走江湖，仗义行侠，除暴安良，晚年隐归山庄。在其寿诞之日，被他惩治过的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，用剧毒杀害。关东大侠铁胆书生慕容刚，仗义救养了吕怀民之子吕崇文，传授武艺，并寻访异人，练得一身绝顶武功，继承父志，行侠江湖。由于吕崇文的正义言行，感动了千毒人魔西门豹，改恶从善，协助吕崇文，报了父仇，为民除害。吕崇文与女侠裴玉霜、慕容刚与女侠严凝素结为夫妻，共同行除暴安良之事。故事曲折，情节生动，可读性强，喻教正压邪于消遣中。

经新闻出版署图管字(92)63号文批准出版。

《一剑光寒十四州》

目 录

上 册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万里探盟兄
初更来恶寇 | 祝寿反成催命鬼
衔悲长作护孤人 | ... (1) |
| 第 二 章 | 明月朗天山
精芒腾异彩 | 对奕枰前论世劫
寻幽壑底得神兵 | ... (36) |
| 第 三 章 | 美酒蕴阴谋
青衫藏剧毒 | 隔舫飞光援侠士
凭空弹指制凶人 | ... (81) |
| 第 四 章 | 诡计太重重
苍天真赧赧 | 示好何能宽一死
横刀我欲荡群魔 | ... (118) |
| 第 五 章 | 瞥眼识奇珍
惊心囚古墓 | 铁杖双挥逢大敌
桐棺六尺现人魔 | ... (157) |
| 第 六 章 | 孽海猛回头
恶行不思悔 | 痛改前非敌变友
割袍断义弑盟兄 | ... (188) |
| 第 七 章 | 幽谷现奇僧
魔巢惊巨变 | 铁掌三挥飞石雨
神龙一怒绝金兰 | ... (234) |
| 第 八 章 | 吐语折玄龟
低头消凤孽 | 铁胆书生抒说论
毒心恶寇逞凶锋 | ... (267) |

下 册

- 第九章 堂上集群英雄 舌剑唇枪先起衅 ... (311)
- 第十章 筵前来侠女 眼波眉语倍消魂 ... (352)
- 第十一章 一剑斗凶人 伏魔钹破飞雷掣 ... (384)
- 第十二章 粉身遭恶报 七煞掌拼般若功 ... (418)
- 第十三章 负心遭暗算 傲霜剃度小潮音 ... (454)
- 第十四章 师徒进西域 智斗四佛十三僧 ... (488)
- 第十五章 金龙寺比武 宇内三奇解前纷 ... (527)
- 第十六章 暗中施技艺 千毒人魔化干戈 ... (560)
- 第十七章 调虎离山计 丈人峰头救侠士 ... (586)
- 第十八章 岱顶寻凶顽 金衰挫伤阴风爪 ... (618)
- 第十九章 峰顶遭暗算 阴阳二怪擒小侠 ... (650)
- 第二十章 邪恶性难改 背信弃义杀双雄 ... (682)
- 第二十一章 断魂洞瘴毒 鸠面神婆施淫威 ... (714)
- 第二十二章 鬼愁峰颠顶 三奇二佛困蛮荒 ... (746)
- 第二十三章 苍天佑善人 水帘秘洞求真经 ... (778)
- 第二十四章 群魔聚巢穴 黑云滚滚起风波 ... (810)
- 第二十五章 正邪两不容 约定泰山决胜负 ... (842)
- 第二十六章 多行不义事 恶贯满盈报临头 ... (874)
- 第二十七章 众侠荡群魔 终为江湖除隐患 ... (906)
- 第二十八章 正义胜邪恶 一剑光寒十四州 ... (938)

第一章

万里探盟兄 祝寿反成催命鬼
初更来恶寇 衔悲长作护孤人

“寒枝病叶，惊定痴魂结，小管吹香愁叠叠，写遍残山剩水，都是春风杜鹃血！自离别，清游更消歇，忍重唱旧明月，怕伤心，又惹啼莺说，十里平山，梦中曾去，惟有桃花似雪。”

不对了，桃花是红的，雪是白的，桃花怎能似雪呢？我们只听说过六月飞霜，却没有听说过天降红雪！但是这十里桃林，一望无际，重绯叠采，锦浪红霞，要是在莺老蝶忙的暮春时节，一片花飞，风飘万点！雪，果然是最好的形容词。至于“红”“白”颜色上的差别，却不足为害！因为茫茫浊世，善恶是非，都不易分辨得明明白白，何足计此？阳春烟景，桃李争妍，想像中这定然是一处世外桃源，人间乐土！那知大谬不然，就从这片桃林之中，即将导出一出人间惨剧，酿成武林中一场极大的浩劫奇灾，也因此而造成几位代表古中国侠士风霁月襟怀的男女少年英杰！

这片桃林，地在甘肃兰州丰盛堡左近，正值花时，香飘十里，映着欲坠未坠的斜阳，景色越发艳绝！突然桃林之

外，起了马蹄急骤之声，到得林口，戛然而止，一个清朗口音说道：“五载不来，桃花依旧！过此桃林不远，便是大哥庄院，看西山衔日，寿宴想尚未开，我这万里奔波，幸喜不曾误了吉日！”自言自语声中，马蹄的答，人已走入林内。

是个三十二三的英俊书生，跨下一匹全身墨黑，四蹄却似雪般白的“乌云盖雪”神骏宝马！那书生剑眉入鬓，两眼神光奕奕，端坐马背之上，顾盼生姿，但青衫下摆，和鞍傍的剑囊琴袋之上，却沾满风尘，一望而知，经过了长途奔波劳顿！

书生自入林内，似为满眼缤纷的花香所醉，策马缓行，四眺林中景色。突然口中“咦”的一声，右手挥处，一道白光电射而出！原来前侧十余步外，一株桃树的横枝之上，有一乡农打扮之人，正在悬索自尽。头刚伸入环内，两足悬空，白光已到，绳索立断，那人“哎哟”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书生下马走过，将那乡农扶起，问他何故轻生？那乡农摇头叹息道：“一过这片桃林，有座吕家庄，庄主吕怀民，今天是他五十整寿。小人姓朱，家住关中，昔年受过吕庄主大恩，无以为报，故而变卖了十几亩田地，买来一匣上好人参，特地赶来为吕庄主上寿，一表微忱！不想已然快到地头，竟被人强将寿礼抢去，枉自跋涉长途，吕庄主深恩难报，一时气愤，短见轻生，多蒙先生相救！”

书生听这朱姓乡农讲完，剑眉双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吕大哥梅花剑法威震江湖，我就不信在他隐居所在左近，竟有这等不开眼的强人，你那匣寿礼，是在何处被劫？”

朱姓乡农说道：“就在西面桃林口外，被一个蒙面黑衣之人所劫。”

书生点头说道：“我吕大哥行走江湖，救人无算，从不望报！你自远道赶来拜寿，有此心意，我吕大哥已必高兴，寿礼有无，根本不必挂怀。但此人竟敢在此附近抢劫，却必须加以惩戒，顺便把你被劫寿礼夺回，你可照旧前往，彼此在吕家庄见面便了。”朱姓乡农千恩万谢，书生含笑摆手，飘身上马，缰绳一领，便往西面缓缓跑去。

这片桃林约有七八里方圆，书生教那乡农之处，是在靠东头，距离四面林口，路尚不近，等书生马到林口，果然林外暴起一声断喝，闪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蒙面之人，手持明晃晃的一柄厚背鬼头刀，拦住去路，一言不发。

书生见状，勒马停蹄，笑吟吟的问道：“在下琴剑一肩，身无长物，壮士横刀拦路，意欲何为？”蒙面人把鬼头刀当胸一横，上下打量书生几眼，哑声说道：“酸丁不必多言，把你坐骑留下，饶你一条活命！”书生仰面朗声长笑，声若龙吟！笑声之中，人如疾电飘风一般从马背上飘到蒙面人身前，左手三指撮住鬼头刀脊，右掌微推，一股劲疾掌风，劈空击去！

蒙面人见这书生身法动作，快得如电光石火，兵刃被敌人撮住，一抽竟未抽动，劲疾掌风又到胸前，吓得怪叫一声，双足点处，竟从书生掌风之下，倒纵而出。但身形仍为劈空劲气带动，落地之时，站立不稳，连着往后踉跄了好几步，才抱头鼠窜而去。书生虽然觉得这蒙面人，轻功不弱，似乎与他武艺不相配合，但也未深思，只看了看手上夺来的厚背鬼头刀，微微一哂，将刀掷去。

走到蒙面人闪出之处，四面一看，果然在一株桃树的枝丫之间，发现一个用重重白绫包裹的长方形锦匣。这一耽

延，红日西沉，暮色已起，书生要在自己大哥开筵宴客之前赶到拜寿，遂翻身上马，裆中微一用力，那匹“乌云盖雪”宝马，双耳一竖，“聿……”的一声长嘶，就在这桃林之间，急驰起来，龙驹威势，毕竟不凡，人马过处，惊风所及，摇落一林缤纷花雨！

吕家庄建在桃林过去的三四里之处，庄舍不大，也建筑得朴实无华，但极其整齐洁净，今天虽然是庄主吕怀民的五十整寿，却也不过在庄门正中一座较为高大的瓦房门中，悬着两盏红灯，略资点缀！

书生马到庄门，他是庄主盟弟，虽不常来，但庄内人多素识，自有庄丁将马接过，书生一问厅上寿宴已开，连鞍上宝剑均未取下，仅仅拿着自蒙面人手中夺回的白绫所裹锦匣，走向厅内。

这时厅内寿烛高烧，庄主人也就是寿星的吕怀民，正陪着八九位远来宾客，刚刚入席。一眼瞥见书生，吕怀民急忙下座相迎，满面堆欢说道：“二弟，你这算何苦？迢迢万里，竟从关外赶来！但愚兄今年生辰，与往昔不同，你来了也好，来来来，我先为你引见。”

随即手挽书生，一同入席，向其他宾客含笑说道：“我来为各位引见一位高人，这就是我结盟义弟慕容刚，长在关外白山黑水一带行侠，人送美号‘铁胆书生长白狂客’”。这“铁胆书生”四字，在江湖之中，名头甚大，吕怀民话一讲完，席上诸人，多均面带敬佩之色，一一向这慕容刚，道致景仰之意。慕容刚也含笑一周旋，问知这些宾客，多是秦陇一带武林中的有数人物，寒暄既毕，彼此就坐，吕怀民笑向慕容刚道：“你大嫂这几日恰巧卧病在床，不能起坐，故

未出来。贤弟代我把敬各位三杯，愚兄去往内宅，取件物事。

不到片刻，吕怀民取来一柄带鞘长剑，入席以后，酒过三巡，吕怀民肃然起立，手捧长剑，向众人言道：“此剑虽非截金断玉的前古神物，也是百炼精钢所铸。怀民昔年仗此，济救民物，幸保声名不坠！但四十以后，厌倦江湖，才于八年之前，迁来此地隐居，立意不再涉足武林恩怨！连小儿崇文，年已八龄，我也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。今日恰届怀民知命之年，当着诸位新交旧友，我要学江湖中封剑归隐之举。更进一层，毁去昔年成名之物，以示决心，从此绝口不谈武事！”说罢，呛啷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交在左手，右手猛运“铁指神功”，食、中、无名三指，一齐弹在剑脊之上，一阵龙吟过处，把一口昔年威震江湖的百炼精钢，震成三段废铁，跌落在地！

这种封剑归隐，退出江湖之事，例有规戒，不能加以阻挡。但自毁成名兵刃，在武林之中，尚属罕见！席间诸人均不免面带惊异之色！

铁胆书生慕容刚，更为暗诧自己这位盟兄刚傲一世，从不服人！怎的自迁居此地以来，竟变得如此消沉？他正在思忖之间，庄门守仆，手持一封大红柬帖，呈交庄主，说是有彪形大汉，快马送来，丢下柬帖就走，未留一语。

吕怀民见封面并无字迹，微微皱眉，拆开抽出柬帖一看，柬上写着一行狂草，依稀可以辨出是：“四灵寨玄龟堂香主，单掌开碑胡震武，今夜初更拜寿。”等字。

四座宾客，除却铁胆书生慕容刚之外，一见“四灵寨”三字，俱已面面相觑，神色大变！

吕怀民目蕴精光，微微一扫，把那柬帖揣入怀中，起立

举杯，向众人哈哈大笑着道：“这位胡香主昔年与怀民有点过节，不想单在今日找场。他这柬帖，若能提早片刻，在怀民毁剑之前送来，我到愿以一手自创梅花剑法，会会这位旧相识的开碑掌力，让诸位看场热闹。但怀民既已当众声明，从此不谈武事，则胡香主今夜来时，我引颈就戮便是！四灵寨近几年崛起江湖，网罗无数奇材异能，声势极众，帮中除‘天香玉凤’之外，无一不是心狠手毒之人，寻仇之时，更极残酷，若无绝对胜算，决不出手，诸位高朋远来情盛，但犯不上淌这种凶杀浑水，吕怀民今夜大概无幸，尚须将家中各事，略为安排，就此送客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铁胆书生慕容刚拍案起立，怒声说道：“大哥！你昔年以三十六路梅花剑术，管尽天下不平之事的雄风安在？虽然今日你已当众毁剑，不谈武学，但慕容刚既然在此，就仗我掌中长剑和囊内飞刀，以及这颗大好头颅，也要保得大哥全家无事！”

吕怀民哈哈大笑，声震屋瓦，双目精光四射，轻拍铁胆书生的肩头说道：“慕容二弟，你我过命交情，又当别论！等我送走各位高朋，再与你从长计议！”

众宾客一听主人话中有话，本来四灵寨作风太狠，声威太大，犯不着淌此浑水，乐得趁此抽身，一个个装作不懂，稍为安慰主人几句，便由吕怀民送至庄外，各自散去。

盟兄弟再入大厅，吕怀民吩咐家人撤去宴席，重新端整几色可口酒菜，与铁胆书生慕容刚相互对饮。

铁胆书生慕容刚，见盟兄眉宇之间，深有忧色！忍不住举杯问道：“小弟久居关外，少到中原，虽然耳边近年听说过兴起了个四灵寨，但不知其详，大哥今日何以如此消沉？与

那单掌开碑胡震武，又是怎么结下梁子的呢？”吕怀民神色凝重，庄容答道：

“武林之中，原以北天山静宁真人，南海妙法神尼，及贤弟的师伯北狄恒山的无忧头陀，僧道尼等三位高人，功参造化，为群流表率！但这三位十年以来，业已不问世事，各在灵山，潜心参究吐纳导引等武家极上乘的性命交修之道。江湖之中，顾忌渐少，魑魅横行，遂出了几个极其厉害的魔头，尤其以“玄龟羽士”宋三清，“双首神龙”裴伯羽，“毒心玉麟”傅君平，为其中巨擘，并另外邀约了一位巾幗奇人“天香玉凤”严凝素等一共四人，论年叙齿，以龟龙麟凤四字，成立了四灵寨。“玄龟”“金龙”“玉麟”“天凤”四堂之中，各有一十二位武功卓绝之人，担任香主，所以不凡年间，声威业已压倒各门各派！至于那单掌开碑胡震武，与我结仇之事，是因为其弟胡雄，昔年占据蒙山为寇，一次在劫财之后，又惨杀了我故人子媳，我才单人问罪，将胡雄斩在了梅花剑下！胡震武欲为其弟报仇！下书约战，此贼武功确实不弱，我竭尽平生所学，苦斗将近半日，胜他一剑，从此成仇！后来闻他发奋图强，炼成绝艺，投入四灵寨玄龟堂下，越发知是不了之局！何况你大嫂近来多病，人入暮年，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已不想再在剑底刀头，一争雄长，所以方才所请宾客之中，就故意邀有与四灵寨暗通声气之人，当筵毁剑，希望藉此江湖规戒，了断恩仇，清享余年的天伦之乐！不想数定难移，当筵帖到，虽然贤弟艺业惊人，甘于舍命相助，但胡震武善者不来，四灵寨声势太大，看来这甘肃兰州，竟是我吕怀民归源结果之地！”

铁胆书生慕容刚，听得眉蕴杀气，目射精光，将杯中酒

一倾而尽，向吕怀民说道：“胡雄惨杀抢掠，斩者无罪！那单掌开碑胡震武，竟仍一再寻仇，简直恬不知耻！你我兄弟，对生死二字，自然无足萦怀，但大嫂及侄儿，却必须妥为安置，不管四灵寨贼势多强，大哥既已毁剑，就请高烧寿烛，饮酒厅前，看小弟我独战群贼，为大哥下酒！不到慕容刚在庭前戮血，阶下横尸，贼子们想动大哥毫发，那叫妄想！”

吕怀民看自己拜弟义气凛然，不由也激起当年豪兴，仰面朝天，纵声发笑，反手从几下抽出一柄长剑，向铁胆书生笑道：“贤弟只见我当筵毁剑，恐怕料不到我昔年成名之物，仍然在此？贼子们既然逼人过甚，索性大家不顾江湖规矩，筵前既能毁剑，筵后难道就不能开刀？今夜索性你我弟兄双剑连环，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！至于你大嫂所患，乃是心头怔忡之疾，受不得丝毫惊吓，这等凶险之事，还是不必告她，胡震武束上既说初更来拜，此时本庄四外，必已安上桩卡，你侄儿崇文，若送出庄去，无异送死！故而也只好藏在我老仆家中，以防万一！”

说罢叫过身边鬓发皆白的老仆，说道：“吕诚！你跟我多年，甚事均不瞒你，方才我与慕容二爷所说，想必听见，速将崇文带往你家隐藏，并约束众人，今夜不论发生何事，不准惊慌喊叫，及妄自出来观看，免得平白送死！”

吕诚喏喏连声，领命自去，吕怀民与慕容刚二人，此时心情，均已放开，就在厅中，开怀畅饮。

铁胆书生慕容刚，因离胡震武订约之时，已不在远，遂命侍立家人，把自己长剑取来，即行各自安歇，此间已不需人伺候。

又过片刻，慕容刚目光一瞬，忽然瞥见那边桌上所放，自己从桃林中蒙面人手内，夺回的白绫所裹锦匣，为博大哥高兴，起身取过，递与吕怀民道：“大哥，这一位姓朱的是乡农打扮之人，说是昔年受你深恩，特地变卖田地，买了这匣上好人参，自关中赶来上寿，走到前路桃林之中，被人劫去，竟欲自尽！小弟巧遇救下，并自一个蒙面黑人手中，将此物夺回，但那朱姓乡农，说是前来拜寿，何以不见此人呢？”

吕怀民顺手解开白绫，说道：“你我弟兄行道江湖原本为的是管些法外不平，济救民物，所遇辄已淡忘，这朱姓之人，委实想他不起！但自愚兄迁来此地，周围百里之内，均很平静，何以桃林之内，突有强人，到是奇事！”

那白绫共裹三层，内中是具颇为精致的青灰色长方铁匣，吕怀民持在手内，刚要开匣，铁胆书生慕容刚念头忽然一转，“别开”二字，还未开口，吕怀民业已把那匣打开。

匣中那里是什么上好人参，原来是大半匣石灰，当中醃着一只干瘪人耳！

慕容刚此时业已悟出其中有诈，原来恐怕匣中藏有什么机关暗箭之类，今见只是半匣石灰，一只人耳，心头倒也略放，但兀自思索不出，送匣之人何必装扮被劫，来假手自己转送？

吕怀民揭开匣盖，目注人耳，略作沉思，突然全身微一颤抖，面色剧变！慌忙置匣几上，一伸手揭起匣中人耳，人耳之下，压着一小卷薄纸条，吕怀民匆忙打开一看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果然是他！匣上涂有剧毒，想不到祸变迭来，我吕怀民竟丧命在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全身一软，竟自倒在椅上！

铁胆书生慕容刚，双耳“嗡”的一声，眼前发黑，肝胆皆裂！急忙起身一看盟兄，可怜一个盖世英雄，就这刹那之间，业已魂归地府！

慕容刚，见自己一时大意，万里远来，无异为虎作伥，竟成了盟兄的催命之人，悔恨惭愧得无地自容，胸头的血直向上涌，猛的仰面一声悲号，举起右掌，便欲往自己的天灵击去！

掌还未落，猛又机伶伶的一个寒颤，暗骂慕容刚你真正该死！此时已然快到初更，倘再自尽殉兄，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一到，大哥的遗孀独子，保护无人，岂不任其宰割？纵然要引咎自裁，也应过了今夜再说。

想到此处，把桌上一杯剩酒，一饮而尽，略定心神，再行细察吕怀民心头鼻息，确已去世，不由暗自心惊，这是何种毒物？沾肤就能致人死命！

那盛石灰人耳的铁匣，慕容刚已不敢再碰，见吕怀民方才看过的纸条，掉在桌边，遂以桌上银筷，夹起一看，纸上写着四句似诗非诗，似偈非偈的话道：“昔削我耳，今赠尔匣，上涂剧毒，聊作奠物。”

下署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启。

“千毒人魔”对慕容刚倒不陌生，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擅用各种毒药，并有易容之术的皖南巨盗！看这纸上口气，千毒人魔当年曾被吕怀民削下一耳，今天才设计报仇，但可惊复可恨的是，贼子计虑竟然如此周密，从何处探知自己万里远来拜寿，弄得自己也蒙上一个间接毒害盟兄，百死难赎其辜的冤枉罪过！

就在他这转念之间，手上银筷，半截已成乌黑！慕容刚知道果如自己所料，这纸上也有剧毒！恐怕少时自己万一战死，吕氏家人不慎再触，多添枉死人命，遂扯过桌单，把纸条铁匣以及外裹白绫，一齐谨慎包好。

仰观星斗，已到初更，慕容刚把大哥的梅花剑，插在背后，自己的长剑则倚在椅前，坐对盟兄遗体，凄然垂泪，暗想纵然今夜拼死力战，侥幸度过，但这样的伤心之事，明日怎对正在病中的盟嫂和侄儿交代？铁胆书生平素不但武功卓绝，并还足智多谋，就是略嫌性躁，但现在却方寸全乱，内心凄惶歉疚得把平日灵智，减却了一半有余！

那单掌开碑胡震武，来得真叫准时，村内梆锣刚打初更，屋上已有动静。

慕容刚倏然惊觉，先不拿椅边长剑，身形微动，便到厅口，恰好檐际疾风飘然，一个豹头鹰目，五十左右的劲装老者，飘然飞坠。

慕容刚抢步当门，双拳一抱，朗声问道：“来人可是今日黄昏差人投帖的四灵寨玄龟堂香主，单掌开碑胡当家的？”

豹头老者，足下微退，打量发话之人，虽然书生打扮，两眼神光，炯炯逼人，肩头微露剑柄，气度神情，分明内家高手！但眉宇之间，看出重忧深锁！

遂也抱拳还礼，浓眉一挑，冷然答道：“足下何人？既识胡某来历，可知四灵寨中人物寻仇，向不许外人干预么？”

慕容刚仰天长笑，笑声凄厉，慑人心魄！笑毕向这单掌开碑胡震武道：“在下慕容刚，平生足迹多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，尚不知道中原武林之中，出了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吓人寨会！江湖行侠，不分黑白两道，无不以义气当先，慕容

刚与吕怀民，八拜相交，情同骨肉，旁人畏惧你们四灵寨如虎如狼，慕容刚偏偏不理这套，就凭我肩头长剑，囊内飞刀，要把这场事揽在头上，胡香主！你把我怎样？”

单掌开碑胡震武，闯荡江湖这多年来，还没有碰到过这么横的人物！但一听慕容刚报名，知道他师伯无忧头陀，是号称宇内三奇之一，就连自己四灵寨中武功最高的玄龟羽士宋三清，也不敢轻易招惹！曾经一再吩咐寨中弟子，凡遇与三奇有关之人，尽量避免结仇，即在万不得已之时，也不准过份绝情，须留几分退步！老贼武功经验，均到火候，压下来时盛气，目注慕容刚，点头说道：“果然不愧人称‘铁胆书生长白狂客’这份胆量襟怀，令人敬佩！四灵寨规戒载明，冲撞者死！胡某看在你师伯无忧上人金面，恕你无知不罪！我多年薪胆，誓雪前仇，不见吕怀民之面，岂能甘心！你若真以为你长剑飞刀，功力绝世，等胡某把这段恩仇了断，再陪你比划！”

慕容刚肃容垂泪，凄声说道：“胡香主！你来迟一步，今生今世，此愿难偿！我盟兄片刻之前，中了千毒人魔西门豹的阴谋毒计，业已撒手归天……”。

胡震武闻言宛如晴天霹雳，“咳”的一声，右足顿处，方砖寸裂，鹰目一翻，面色铁青，不等讲完，便向慕容刚急急问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倒叫我抱憾终身，吕庄主遗体何在？容胡某瞻仰瞻仰！”

慕容刚冷笑一声道：“胡香主难道尚疑心我所言不实，厅内椅中坐的，不就是我大哥遗体？”

胡震武鹰目之中，隐含泪光，大踏步抢进厅内，慕容刚怕他对兄遗体，有所不利，也自紧随在后。